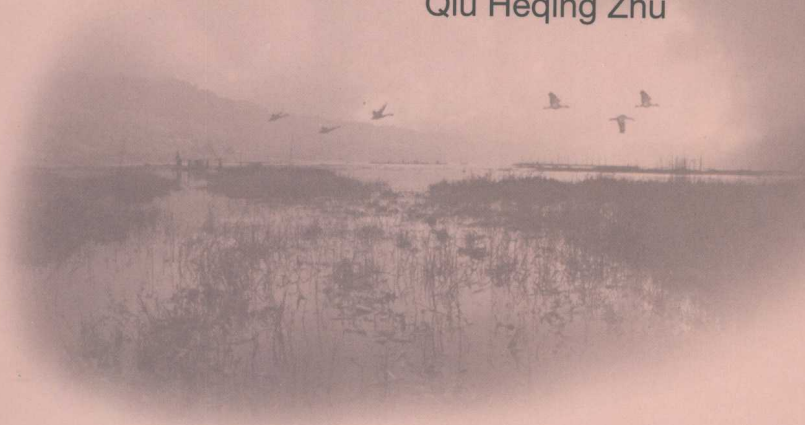


P U
C A O
H U

蒲草湖

邱和清 著

Qiu Heqing Zhu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蒲 草 湖

邱和清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蒲草湖/邱和清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7. 10

ISBN 978 - 7 - 5430 - 3741 - 0

I. 蒲… II. 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0801 号

书 名:蒲草湖

著 者:邱和清

责任编辑:王远彦

封面设计:刘 勋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wuhanpress@126.com

印 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1.75 字 数:294 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主要人物表

王文江	下乡知识青年
罗慧敏	下乡知识青年
田新华	下乡知识青年
方厚莲	乳名香莲，回乡知识青年，大队妇联会主任
方厚蒲	乳名香蒲，回乡知识青年
方厚才	回乡知识青年，大队小学校长
黄祥义	回乡知识青年，大队团支部书记
方厚发	大队党支部书记
方德忠	大队长
方德焕	大队贫协主席
黄发旺	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方厚信	大队民连长兼治保主任
方大文	第三生产队队长
钟新风	方厚莲的母亲
钟志弟	方厚才的母亲
方德珍	方厚蒲的母亲

主要人物表

方德发	原名黄发德，方厚蒲的父亲
方厚本	原名钟本厚，方厚蒲的丈夫
方德仁	老中医
赵永翠	方德仁的妻子
赵楚才	方德仁的岳父，人称“渔鼓老人”
方大华	尼姑，崇福庵住持
方大富	地主，放鸭师傅
方大贵	地主子弟，理发师傅
方德舟	地主子弟，大队小学教导主任
方厚苇	乳名香苇，方厚才的妹妹
黄祥菱	乳名香菱，黄祥义的妹妹
钟志强	退伍军人
郭之宝	中共西马区区委副书记
鲁维民	中共资林公社党委书记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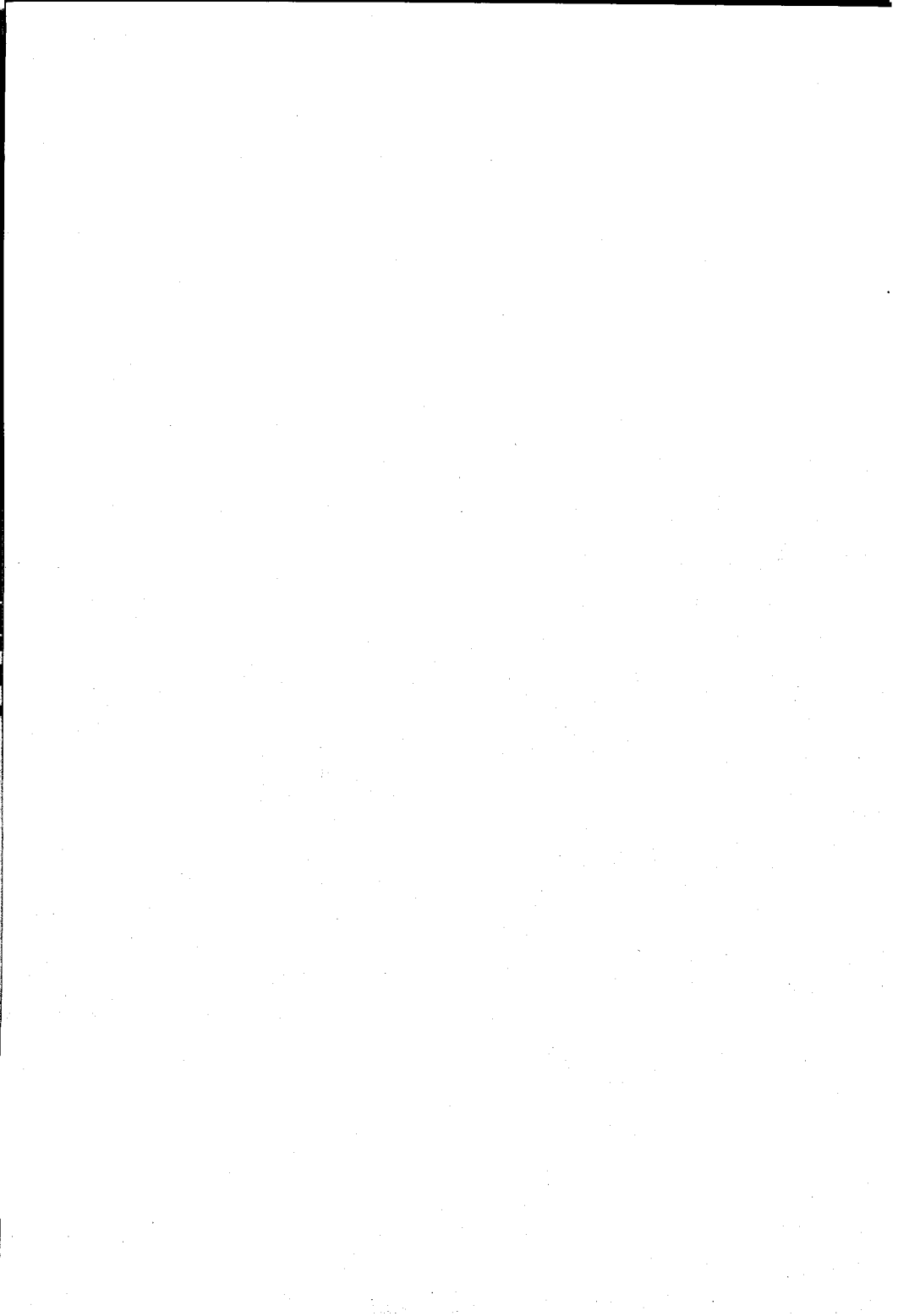
引 子	1
第 一 章 冷月寒潮	3
第 二 章 春回地暖	23
第 三 章 群鸭闹湖	45
第 四 章 叶绿枣红	66
第 五 章 水清荷艳	86
第 六 章 蒲叶凝珠	108
第 七 章 孤雁飞鸣	127
第 八 章 青灯孤星	146
第 九 章 大雪无痕	166
第 十 章 渠水潺潺	186
第十一章 雾锁蒲湖	206
第十二章 彩蝶双飞	227
第十三章 雨后彩虹	247
第十四章 月暗笛咽	267
第十五章 和风朗月	287
第十六章 雨打枯荷	309
第十七章 湖水微澜	329
第十八章 西辞晨月	350

引 子

我是否不识时务，还去写那个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情。

我不是用现在的观念去描写那个时代，而是力求再现那个时代，虽然难以做到。

但是，我认为，用现在的观念去品味那个时代的社会和人生，也许能体会到什么……



第一章 冷月寒湖

隆冬。夜阑更深，阒无一人。

苍穹中吊着一钩弯月，显得极其孤单和冷落；稀疏的星星懒散地望着它，显得爱莫能助。含霜的细风拂过宽阔的蒲草湖，虽然是那么轻、那么柔、那么慢，但湖里的蒲草和芦苇也还是禁不住地打着寒战，发出阵阵抖动的声响；草丛里的水禽也禁不住缩紧身子，发出声声哀鸣，更添几分寒意和静谧。

寒的夜是那么静，静的夜是那么寒。

蒲草湖大队第三生产队濒临湖边的方家小台上，东头房屋中间的一扇小窗户里闪烁着灯光，在这灰色的夜间，显得那么亮眼，也给这沉静又寒冷的蒲草湖带来一点活力。

坐在煤油灯旁的是刚下乡的知识青年王文江。正在沉思着的他，脸颊时而绷紧，时而放松；眉头时而紧锁，时而开启；目光里时而透出困惑，时而又透出感悟，好像解析一道方程式一样，在用不同的方法和从不同的角度解析自己短暂的人生。

桌上铺着的信笺，一字未有；手中的钢笔，始终还未落墨。他正准备给一个人回信，这是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信，他必须想好后去写，写好了就再不去想。

他静静地回忆着过去。

湖北省重点中学之一——荆楚中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荆楚中学当然不能例外。

首先是批“三家村”，因为北京揪出了三家村“黑帮”。学校到处都是“揪出×××”、“打倒×××”、“淹死×××”、“火烧×××”的标语口号，大雅之堂的学校好像成了战场和屠宰场。刹那间，学校的师生之谊，教学相长的气氛都不复存在，口号声代替了朗朗读书声，学生的训斥声代替了老师的传教声。一会儿把这个教师揪出来批判斗争，一会儿又把那个教师拉出来示众，绝大多数教师都成了“黑帮”。叫人不理解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一所省重点中学怎么就被“黑帮统治”了近二十年之久呢？学生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想那么深，他们是凭对共产党的拥护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热爱而投入这场运动的。

初期，整个运动还在学校党支部领导下进行，学校、班级都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工人家庭出生的王文江由团支部干部变成了班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盛夏的一个夜晚，夜幕笼罩，酷热难忍，郁闷又燥热的空气弥漫着整个学校。四周的建筑物似幽灵般矗立在那里，更是令人心烦气躁。

王文江带班看守一个被打成“黑帮分子”的数学老师。他的房门紧闭，里面只有暗淡的灯光。文江贴门侧耳细听，只听得见屋里彳亍的脚步声和轻微的叹息声。文江想看个究竟，于是绕到房后，透过窗户的缝隙，往房内窥视。紧靠窗户的办公桌上放着两摞材料纸，一本是《我的交代》，什么内容也没有写；另一本是《方程误解剖析》，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字。赤着上身、穿着短裤的老师在房内踱来踱去，看来是实在是没有罪行可以交代。

不久，从母校传来消息，一位数学老师投河自尽。王文江震惊之后，心中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慨和痛惜：多么好的老师啊！这是为什么呢？

接着，形势更加急迫。随着北京“红卫兵”大旗的挥舞，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成了兵团的天下。他们踢开党支部闹革命，“文革领导小组”也就结束了历史使命。突然间，整个党组织成了革命的对象，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转眼入秋。王文江在北京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回到学校后，自己又成了阻碍运动的“罪人”，为了紧跟形势，便同几位同学拉起了反帝反修兵团的大旗。因为对军队领导看法的不同，他被另一派扣上了“保皇派”的帽子，他办公室的门上也被贴上了一副对联，上联：“忆往日，狼狽为奸镇压群众运动”，下联：“看今朝，为虎作伥打击革命小将”，横批：“死不悔改”。

第二年的夏天。

正如赤日炎炎下的禾苗盼雨水一样，王文江这一派守在学校里，心慌意乱地蹲守在广播下，期盼着党中央的表态。

“××军区领导，阻碍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击了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广播里终于传来了对这场争论的结论。

顿时，王文江这派的“红卫兵”傻眼了。禾苗盼来的不是和风细雨，却是一阵狂风和冰雹。院墙外的广播喇叭已开始高声喊叫：“打倒保皇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而且伴随着枪声和爆炸声。整个城镇好似处在一种战争状态中。

夜黑，风高。

王文江们如惊弓之鸟，“窜”到某工厂，在工人人们的保护下，连夜又摸到郊区农场。然后，组织者宣布解散，各奔前程，作鸟兽散。

为了安全起见，不能再回中心城区，只好绕城回家。顶着毒日头，穿着破背心，挟着一床旧凉席，赤脚穿着一双塑料凉鞋，紧张奔行。走郢城，渡长湖，过小镇，直到下午四点钟左右，终于到家。还是早晨吃了四个馒头的文江又饿又累，推开住屋的大门，坐在堂屋里的竹椅子上，感到酸痛的不是身体，而是心里。王文江想不

通，我怎么又错了呢？

深秋。朔风漫卷。灰色的梧桐叶时而在地上翻滚，时而在上空翻腾，似浊浪排空；光秃的树枝桠在风中摇晃，又似病人的呻吟；张贴着各种标语口号的学校，又好似一位受伤的人浑身绑着绷带，丑陋不堪。

随着运动的深入，造反派又分成了新派和钢派。宣传车的喇叭整天狂叫不已。学校里的学生仍然有少数人在街上争论不休，但大多数却待在学校里。有的看书、背诗，有的练字、画画，有的打球、下棋，有的听收音机，也有的闲聊。也许是对眼下谁对谁错无动于衷，也许是对那种争来争去感到厌倦。

文江在忠国、卫东两位同学的帮助下返校，顺利通过“反省站”，“三朝元老”侥幸没有遭到批判，一头钻进学校的角落里，再也不出头露面。白天玩乐器、唱革命歌曲和练样板戏，晚上看小说和背诗词。在一位高干家庭出身的同学的引导下，开始迷上了外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叶尔绍夫兄弟》、《红与黑》、《茶花女》，等等，尽情阅读。夜深人静时，自己常想，一会儿是革命动力，一会儿是革命对象，总是看不出猜不透究竟错在哪里，好似一只小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颠来簸去，看不到前进的方向。王文江对未来一片茫然。

春节前，几经波折的学生，在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的号召下，在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下，终于恢复平静。王文江准备重返课堂，极想见到阔别已久的课本、桌子、教室，还有那些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老师。

新荆楚中学建校两周年庆祝大会。

学校成了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浪潮冲击着每个角落。红色的标

语取代了灰色的条幅，红色的彩刊取代了黑色的大字报棚，团结的话语取代了攻击性的口号，优美动听的歌声取代了污言秽语，纷争几年的师生们终于同坐在礼堂里参加庆祝大会。

主席台上的领导们，大多着军装，而且有的腰里系着军用皮带；也有几位着中山装，正襟危坐，整洁严肃。

台下，前排大多数是“保守派”，后面是“造反派”。因为椅子已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所以大家只好席地而坐。

主持人庄严地宣布：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东方红》。

乐毕，主持人又宣布：放礼炮。

“轰、轰……”怎么只响了二十三下？稍等了一会儿，又是“轰”地一声响。主持者终于放下心来。场内的人也没有在意。

主持者笑容可掬，再次宣布：请领导讲话。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

领导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到台前，语言铿锵：“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江坐在中间，突然发现后面的人不断往外跑，而且神色惊慌，正在惊诧时，发现台上的讲话也停下来了。

随即，文江迅速跑到礼堂外一看，惊呆了，心内惊呼：哎呀，出事了！

两位受伤的同学已被板车飞快地拖往医院。沿路上一滴一滴血印，犹如一枝红色的箭直射出去。操场上到处是一绺一绺的毛衣碎片和一小块一小块的肉骨。一些同学正流着泪、咽着声，分别在操场上寻找散失的衣服和肉骨，用红旗包住。情景惨不忍睹。

医院走道上，上百的学生争相献血。当同学们挽起破旧的衣袖、露出并不健壮的胳膊时，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可惜无力回天，除当场死亡一人外，在医院被抢救的俩人，一个死亡，一个严重残废。

是放礼炮造成的悲剧。有一眼炮没响时，两位同学赶上去查原因，另一位同学跟上去看情况。他们正在炸药旁检查线路时，爆炸

突然发生了。随着“轰”的一声巨响，三人应声倒地。

多好的人啊！都是高才生，都是未来栋梁。多么不容易啊！都是农民的儿子，都是吃酱菜米饭读出来的青年学生啊！

傍晚。整个学校成了白色天地。阴风卷着白色纸屑满地乱撞，教室、办公室、树上贴着挽联和挂着灯笼，整个学校淹没在白色泡沫里，充满了哀伤。

同学们悲痛欲绝，无不伤心感叹！放弃了声嘶力竭的争论，放弃了惊天动地的呐喊，放弃了高谈阔论的评述，放弃了荷枪实弹的战斗，放弃了梳理不清的分歧，放弃了子虚乌有的恩怨；只有沉默，只有冷静，只有思索，只有期盼。

不久，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

又过了不久，学校建立了新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

经过一段抑郁、无聊的时间之后，人们变得理智、开朗起来。转瞬间又到了岁末。

平静之中往往孕育着重大事情的到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某日的傍晚，学校的高音喇叭传来从北京发出的“最高指示”。

整个学校顿时又沸腾起来，出现了好久未见的热气腾腾的情境。

工宣队立即召开会议，组织学习。

第二天，校革委会中的学生领导带头振臂高呼：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并写下了立场坚定、热情洋溢的响应书。

第三天清早，贴出的红榜上公布了首批报名上山下乡的名单。

文江走到礼堂门前一看，光荣榜上已有自己的名字，不禁纳闷，还没报名么？短暂疑惑之后，幡然醒悟，大家不都在上面吗？

要分别了，文江与忠国、卫东聚集在一栋紧靠着学校的居民住宅里。那是砖木结构的房屋，屋檐低矮，门堂狭窄，穿过天井，便

是两间房。它多年没有修缮了，仿佛一个有病的老人正在度过他苟延残喘的晚年。

朝夕相处的同学，患难与共的战友，要分手了，应该有许多话要说，然而这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各自沉浸在辛酸的回忆中。

忠国年龄稍大，是他们的大哥。为人稳重，坚强，勤奋。他坐在椅子上，两眼直视着乌黑光亮的地面，不由得想到家乡的黑土地。出生农民家的他是老大，还有两个弟妹。父母体弱多病，然而爱子有加，虽然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也让忠国去读书。有一次忠国回家拿生活费，父亲衰老的脸上露出极度的无奈和愧疚——身无分文。母亲的手在衣袋里不住地揉捏，希望能拿出钱来，即便是一元、两元也行，不能让儿子失望啊！然而口袋里什么也没有。穿堂风擦身而过，父子三人都感到一阵冰凉。忠国很体谅父母，苦笑着说：“爸，妈，不着急，我是回来看你们的……”没等泪水流出，急忙转身出门。小妹妹正站在门前，拦住忠国：“大哥，这是我摘莲子卖的钱，拿去吧！”这是一大沓钱，都是由分票、角票凑成的三元伍角钱。不容易啊！这是妹妹从水里一分一分地捞上来的钱，这是妹妹的汗水浸泡过的钱，这是能给妹妹带来快乐的钱。此时，却成了哥哥的生活费，成了救急钱。想到此，忠国的热泪哗哗地滚下来，也不去抹掉它，再没有往日的稳重。他不是不热爱家乡的黑土地，而是就这样回去，怎样去面对父母的期望，怎样去面对妹妹的帮助。难道艰辛的求学只是这样的结果吗？

卫东仰面躺在床上，眼睁睁地望着屋顶灰色的瓦条与黑色的布瓦。平时洒脱、活跃的他却是满脸忧伤。瓦条与布瓦相间，似家乡一道一道的田垄，映出的是正在田间劳动的兄嫂。他是靠兄嫂照顾读书的。一场大灾，到年底队里分文没有，他哥哥却按时送来了生活费。卫东担心家里生活时，疲惫满身的哥哥却安慰卫东：“不必担心，妈的身体很好。我们在家，只要有水，就能过日子。而你在学

校不能没有生活费。”说完，仰头喝了一大碗水，露出笑容，接着说：“我走了！”望着哥哥那瘦了许多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感激。后来才知道哥哥身上没有一分一文，饿着肚子返回家里。想到此，卫东溢出的泪水已浸湿床单，他既是伤心更是苦闷：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继续读书呢？考上大学，多学本领，报效祖国，岂不更好吗？

文江坐在小竹椅上，两眼总在看一张开始泛黄的照片，那是文江与父母的合影。对农村，自己了解太少。但此时担心的倒不是自己，而是父母。父母当得知儿子将到农村去会作何想呢？当多年的期望化成泡影后又将何等的伤心呢？文江从小爱读书是从父母的笑容里得到的激励。每当他把成绩单交给母亲，母亲看到儿子的好成绩的时候便露出高兴的笑容，并拥抱着他不停地说：“乖儿子！”有一个夜晚，文江晚自习后未回家，父亲到学校去接，得知是老师喜欢文江而留他帮忙后，得意极了。回家的路上，父亲牵着文江的手，又是问肚子饿不饿，又是问蚊子咬着没有，在路灯暗淡的街道上，父亲高兴地哼着小曲儿呢。从此，父母的欢喜便成了文江好好读书的动力。小学毕业时，班主任老师问文江：“你为什么读书？”文江毫不犹豫地回答：“为爸爸妈妈读书！”引来同学们的哄堂大笑。虽然被老师纠正成“要为革命读书”，但文江心里还是想着为父母读书，这是实话。读书，好好读书，这是父母的期盼，是对父母的心灵最大的安慰，是对父母的劳累最好的回报。可是，如今该怎么面对父母呢？文江深感茫然无助。

要分手了，文江掏出仅有的一元钱，在“人民照相馆”照了一张相，题词“到农村去”。“到农村去！”这是豪言壮语。“到农村去？”这是质疑。“到农村去。”这叫人思索。

文江回到家里，终于向父母说了。

城镇那种典型的居民住屋，面积不大，两边寝室，中间堂屋，

后面是厨房，堂屋与厨房的结合部便是吃饭的地方。

傍晚，夕阳余晖泻进厨房，十分亮堂。

父亲下班回来，母亲把做好的菜端上来。饭菜的热气袅袅升起，透过橘红色阳光显得斑斓多彩。父亲刚坐下，母亲就递过酒杯与酒，那是几角钱一斤的廉价酒。母亲一反平时的节俭，不仅多做了两个菜，而且主动让父亲饮酒，极显节日气氛。是儿子从学校回来了父母高兴，还是知道儿子要下乡，而不让儿子难过呢？是的，谁都知道要下乡了，但谁也不先开口说破。

父亲样子很高兴地斟了一杯酒，很有滋味地抿了一口，没放下酒杯，也没有去吃菜，而是用眼睛瞄了文江一下。

母亲自己端着饭碗，虽然往口里扒了两下，也是不去吃菜，不时地用眼睛打量着儿子的脸。

文江端着饭碗，没有动口，望着即将离去的夕阳余晖，心里也是翻腾不已，随即也悟过来了：父母知道他要下乡了，故意不提及，是怕儿子承受不起。王家三代单传，只有文江这一根独苗苗，从小就看得金贵，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飞了，放在家里怕丢了。文江不只是吃米饭长大的，还是父母用心血养大的；不只是流淌着父母的血，还连着父母的心。刚过二十岁的儿子，马上要到农村去，父母能不心痛如刀割！他们是怕儿子伤心，所以才掩盖着自己的痛苦，强装笑脸，去面对自己的儿子。

“爸，妈——”文江终于下决心开口。

“嗯！”父亲关切地盯着儿子的脸。母亲眼里掩盖不住的忧虑已表露出来。

“我要下乡了。”文江看似平静地说。

“不要急，你是独生子，会留下来的。”母亲立即安慰儿子。

父亲一声不吭，酒杯在手里微微晃动。

“政策规定都要下去，你们就不必费神去找领导。”文江尽可能